

# 拐杖

## 晚餐

楊季垂

晚秋的一天，下午七點，有細雨；狹長的燈下有一隻被黑夜抽長的人影，它在左邊是懸空的；有一枝拐杖支持著龐大的身體；那木杖的影子顯得比街道冗長，而拐地的聲音使風聲都成了粉碎。

他注視著家門口的太太，笑展開在硬朗的臉上。聞著香噴噴的飯菜，他笑中透出多深的情意。他坐下那一分的舒暢，脫下分叉鞋，穿上木屐；他八歲的小男孩，端來一盆熱水來溫他的單腳，他摸一下那與沖沖的小頭，表示出父子間無聲的連合。雙手揉著腳趾，而後雙手把水珠往兩旁丟去，而左手却習慣性地摸在虛空的左腿下——那是十幾年前的事，他的小腿和半段的左腿在一次的車禍中失去的，那時他橫臥在山道旁，醒來時已經沒有了左腿，他的祖父告訴他是一位姓王的先生救了他，並通知他的家人，就身退了，在無聲無息中留下一千塊錢。聽祖父的意思，王先生衣著不入時。「那一定是一個薪水袋的全部吧！」他猜想著，並順口喊出。「祖父的忌日。」他突然地問太太。「知道了，是明天。」她的回答是那麼清晰而果斷，他聽了心中很舒服，又重新投入他的思維中

本來他家是有點小積蓄，祖孫兩人生活愉快，可是那車禍却使他們赤貧，使得年老的祖父更加賣力作活，來養他的身體。在醫院裏他更加思慕印象中的父母，他每次眼望窗外邊的雲彩——想寄一封信給在南方的雙親——他的雙親是往南洋經商，在一

次戰爭中死去；而留下兩片的灰雲在窗外的那邊——祖父和他。可是車禍發生後，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，他忍受不了別人憐恤的眼光，因為他忍受不了自己的遭遇；樂觀的祖父，以為過了一段時間，他會好些，可是出院後，他的消沈使老人家著急，使老人家蒼老得更快，就在他的憂悶的氣氛中祖父也逝去了。只留下一句簡單的遺言：

「欠王先生的一千元，你必須還清。」他只記得祖父的話，單純地去做祖父所吩咐的，他不得不拿起拐杖學著走路，走出他的房間，幫人劈柴作活並且賣柴存錢，於是陽光漸染他的膚色成銅棕色，汗滋潤著他的皮膚，而他的拐杖和單腿的合作，總比別人的步子大一倍，花了兩年的時間，他積了一千塊錢。

「爸爸！我存的錢。」他兒子小明拿出撲滿裏的錢交給他，那是送報紙積存下來的錢，他猛站起來，用右手緊握著小明的錢，而激動在很遠很遠的過去裏——

那時他也用右手緊握著一千元，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一碰到人就問：「王先生在那裏？」「你知道王先生？」路人都用迷惑的眼光看他並且避開他。他是找不到王先生的。祖父不會告訴他那王先生的相貌以及住址，他記得祖父不會告訴他，只記得是王先生……「啊！對！衣著不入時……」衣著不入時……：祖父只告訴他，王先生的衣著不入時。

「還有成績單，名列第一名。」小明的媽媽替害羞的小孩說出心中的話。他微微地看一下小明和太太。

「是的。」他的回答是在很遠很遠的過去的一點——他心中馬上做了決定，於是走到很小很小的茅屋底下，並寫著一張紙條和一千元往那小小的窗戶投入屋內，那張小紙上的字是：「這是王先生的一千元。拿去用吧！會是一段奮鬥的日子。」他用很快的步子走了，帶著輕快的心情。

「吃飯吧！」太太的聲音，從背後傳來，他用微笑來表示一天的疲勞和心中的愛情，並且注視著這心事的另一面——

祖父的遺言，使他走進生活而不自知，使他體會到生活的意義——雖只有一隻腿，他更加明白了那次車禍中不丟掉他的生命的原因，因此他活得更堅定，他決心要賺更多的一千塊錢，再把這些一千塊錢往一些破舊的小窗子裏塞並且也付上一張紙條，那紙上的字是改變了。改變成：

「拿去用吧！勇敢地活下去。」

他只簡單地想著那經奮鬥而存餘下來的錢，應當來承接另一個奮鬥。他這暗中的行為被現在的太太所知道，她就嫁給他，願一同來承受這一小小的奉獻。他們的生活，反而漸漸有餘。他們總在小窗戶的微光中取得力量與甜蜜。而他的拐地聲，使微寒的秋風的聲音粉碎。